所知錄

所知錄卷四

永歷紀年下

錢澄之著

永歷四年庚寅正月元旦上御行殿受朝賀初六日南雄報至南韶守將羅成曜棄韶州走上將移蹕西幸召對羣臣皆言車駕不宜輕動給事金堡御史彭燿爭之尤力上命金堡同戎政侍郎劉遠生往廣州勅諭諸將諸將初欲棄城航海為颶風折回始定戰守計遠生與堡復泝流上請速開南韶雖望風奔潰北兵尚未至也

端州

側耳羊城信穿烽二使來詔開藩鎮泣風鬭海船

回事變知天意時危有將才長城真可恃駐蹕漫
驚情
馬吉翔自成標蹤厥衛不得干機務大恚又與元膺共
事外合中離急欲上移舟棄東如廄嶽夏國祥趨上以
初八日登舟百官倉卒就道粵東人皆奔回惟輔臣士
俊猶坐閣中不去上念其年卅九十不能從行勅令回
籍俟亂定再召乃去袁彭年亦請隨駕南陽伯李元膺
奏曰百官皆去將委空城以待敵耶上自西來今日仍
歸西元膺留之恐宵人謂我有異志一朝不戒生級入

卅至今思此詔猶背負芒刺但廣東一塊土臣父成棟立功于此殞命于此何忍棄之皇上若循頒念東土臣願留督肇慶一帶與江寧伯杜永和互相犄角以壯救援此元胥之職也上遂授肇命元胥留守督理各營軍務十三日解維過德慶鎮將定安伯馬寶領兵扈駕軍容甚肅（寶陝西人以援剿賊中來降者頗恭順知禮好與士大夫交）二月朔上至梧州駐蹕水殿始聞北來者為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仲明二王久頓江西吉安府未發潮惠道李士璉本田仰中軍吉安人與潮州鎮將郝尚久密往投誠自陳廷胥徼勅印受北官惠潮兩郡久為北有士璉志以閩情

輸敵督兩郡餉接應北軍導之入閩凡江右宗侯依士避寓惠州者盡殺之沒其家執郡王十三人以獻北兵逆長驅而進是時堵胤錫已沒戶部尚書吳貞毓禮部侍郎郭之奇兵部侍郎程源萬翺禮科都給事李用楫戶科給事張孝起李日煒吏科給事朱士鯤御史朱統鐀王命來彭佺陳光胤等十四人合疏參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金堡蒙正發號五虎者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罪當死龍舟雨駐即相率請對極言其罪奉旨下錦衣獄敕掌衛事張鳴鳳嚴加鞫問獨彭年以反正有功免議閣臣嚴起恆請對不得入跪沙濱中救不允先是有

呂尓璵者為吉翔門下士冒入臺班金堡劾逐之尓璵亦有疏奉旨堡駁參云臣何人也尓璵何人也以仁傑之祀睹昌宗之衆志士猶為快〻頃且肆言無忌語甚不倫惡堡者業以是語搆于兩宮是日程源在舟側揚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祀何在兩語便該萬死其說達慈寧舟中慈寧者上嫡母王皇太后也于是張鳴鳳奉密旨必殺堡矣故堡受刑獨酷

梧州雜詩

清對真何事寒蟬此日喧露章承内旨詔獄見君

思負國罪應得除奸功莫論　氣運咫尺朝局已
全翻
詔獄非仁政況逢離亂後從龍寬典待請斂小臣
頻狼狽悲同類艱難附党人山陰真相國中救踐
沙濱
堡等下獄時得帥陳邦傳方擁兵入朝上勅邦傳暫駐
兵三水防北兵西突留守式耜政擬五人罪且去就使
其罪狀一一如既中兩指屢分生無時日而汲汲于倉皇
移譯之頃又且不先不後恰當邦傳到格之時能無我
雖不殺伯仁之疑乎久之上知堡無死法與時魁俱減
死請遠戍湘客巨璇贖徒追贓而雲南孫可望所遣使

始至既稱于某日接勑封臣秦王于某日接勑封臣平
遼王莫知所從絕不及原勑所封及諸臣矯詔事在意
必得秦也于是滇使接踵行在六時有貴獻貴州總督
兵部尚書范鑛匡國公皮熊交章論劾執恭罪狀留守
戎拒請斬執恭並正邦傅主使之罪滇使候命日久爲
吉翔請于上封澂江王滇使閣之力陳非秦無以報命
廷議不能決輔臣起恆語某曰滇必欲得秦上意決不
予秦奈何某曰何不于秦字上加一字或爲興秦或爲
定秦既不失滇指要猶是州澤王鼎再起恆以爲然方
欲奏聞而忠貞營鄖國公高必正興平侯党守素入覲

至格闕與使在格召至再次以大義責之言本朝與異姓封王事例若爾主要爵求王爵盛等不足以王耶因自叛其破京城逼死先帝滔天大罪叢上赦宥加以爵賞爾張氏乘間竊踞一隅罪同滅等今爵列上公當與我同心報國洗出賊名豈非大幸乃欺朝廷孱弱而家兵馬驕此所知難拜崇驕足以相當也遂作書致可望傳灑數千言詞嚴義正與使唯唯而退朝議遂寢

予有鄭將軍入對歟

將軍趨朝求召見天子傳宣御水殿將軍廷辨救怒嗔百官想手顏色變中使從對上龍有有事向

奏香案頭舟中天子東面坐將軍俯伏汗交流汗
流浹背猛氣沮詔謂將軍從容語爐烟移近再三
陳但聞誓死報明主叩頭再拜出君門憶起胸中
未盡言天威咫尺說不得始信君王是至尊

沮封篇

去夏遣使冊封滇賊臣矯詔封使還滇入請命求
國歸廷議可否將一年國歸擬上〻未允鄭國將
軍來朝天將軍入朝俱封議舊主封者誰敢異坐
召滇使詔樓船詞嚴義正色凜然自陳已罪犯京
闕汝曹徒据西南偏聖恩款我寧有汝與我同心

報明主本朝異姓無王爵土違祖制誰敢許輒俾
奏疑及周旋汝曹勿欺天子辱滇使叩頭唯唯退
舉朝爭歎將軍賢將軍此議真不折滇人聞之能
信否為語使者復命歸白謂議出廷臣口
初貞毓等以閣臣起恆數為時魁望所指摘意其銜恨
必要此下名不意其申救甚力卒免于死江西王化澄
者素貪庸與王坤馬吉翔等比黨緣入閣二年上在南
寧粵東反正迎駕東來命化澄留南寧[illegible]待
賜手勅以便宜行事化澄因賣官鬻爵惟賄是求有以
土司納銀數百金竟改宣慰司者初不知宣慰與土司

等紙之難絕也諸夷譁然上頗聞之既至行在入直宴
被堡參毗詆之上亦厭其所為因請假注籍逾久之不
召至是貞毓等合疏請起用化澄思以排去起恆計必
殺五人而後已邦傅既遠駐三水外無大援恐上不見
聽聞忠貞營入覲大喜是時興國公李赤心已失兵權
皆歸于必正守素而入時帶兵五千以五月十三日抵
洛州朝臣皆郊迎四十里外牛酒犒師鄖國大悅貞毓
等極言朝事壞于五虎為之主者閣臣嚴起恆也公但
入見請除君側奸不過數語而決公功在社稷矣高領
之起恆聞其謀即日注籍五人皆惴惴待命到梧之次

日請對水殿必正意忽中突見上言閣臣嚴起恒居公
宜專委任金堡等處分過當化澄貞毓等皆大失望于
是起恒已移舟去而熟請手勅追及于平浪邀還越二
日復召對于龍舟李元胤自肇慶至同對意寧皇太后
垂簾上東向坐元胤奏事畢恩伏地請罪曰金堡等昨
臣之私人有罪皇上何不處分于端州必俟到此地處
分是以臣與堡等為黨也何以對疆事急不敢請罪令
事稍定請正臣罪上慰勉之曰卿極忠極孝朕豈疑卿
元胤曰皇上既不疑臣何為以處四臣之故賜臣勅令
臣安心辦事皇太后曰卿莫認金堡是好人卿如此忠

義他都謗鄉謀反元膺曰說臣謀遂是有本還是由奏
奏還是傳言上不答必已曰上、皇重處堡等也是堡處
堡等之人看來不如堡等處堡等之後也不見有勝于
堡等之事復向賀化澄徇私植黨化澄窘急中訴不能
成語上為解釋之科臣張孝起李用楫與御史廖應亨
互相併訴太后語上傳諭中書科以後科道本章不許
封進上曰科道是言官以言為職若本章不封進是絕
言路也但令有言軍國大事許非時進其餘是非本章
不許權封可再對罷上忍問廷臣曰金堡畢竟是君子
是小人再問無有對者遂罷朝出次日詢臣錢秉鐙上

疏言日昨侍班次聞皇上再聞金堡是君子是小人愚堡者皆在班列無有對者則良心難昧天理難欺堡之不為小人可知因言堡受刑特重左腿已折僅相隨一僕復墮水死今遠戍金齒以孑然殘廢之身蹤蹟于萬荒絕域之外去必不到到亦必死雖名生之猶殺之也伏乞量改近邊以全堡命得旨改清浪衛高必正以百金為堡藥資不受馬寶亦自德慶來朝親為堡洗創堡竟不疾起恒仍留用化澄亦不求進復留朱天麟入直

聖德詩

文帝昔止輦太宗實魏徵古來神聖主皆有納諫

名我皇仁且孝全德無容稱屢已聽臣下亦大色
與敎小臣叨侍從竊覩神采英大帥對失措聖度
知且乎所以諸藩鎮見者識中興給諫將大后思
直氣少盈衆朝請加誅受杖罰殊輕及與羣臣語
往往歎其清矍相者崛强遇事上書爭溫綸皆手
容曾無强勉情去年獻史卷擬同金鑑呈令復問
主上還經御覽曾所言事顧且左右曰相傾上言
定未讀朕誅有愧卿從此事披閱勿負諄諄誠衆
朝稱聖德臣等定不能盡懷來天授皇哉我聖明
是時李元脩守肇忠貞裨將淮侯劉國昌與高李同失

清入肇界元胥堵禦之受約束乃去肇賴以全南韶進將羅成耀奔至肇元胥數其棄城罪繫詔斬之

梧州雜詩

此將昔移鎮吾知棄嶺逃叱肩難節制飭肉且誰能共有登埤寡望甘垂障勞身先諸吏士惡國尔功高

朝晴南陽奏強藩已就擒棄城知法在問罪見誅深恨外軍聲寂懷中帝詔臨兩年三從貢真是快人心（謂陰與楊并羅而去）

北兵遊三水直下廣州廣州城守甚堅摠兵吳文獻以

舟師守東南門北兵不敢近張月李建捷等屢出城戰
多有斬獲非時捷聞奏使往來不絕行在以是少安

梧州詩

粵東頻奏捷驍銳盡爭先　騎孤城合登孤匹馬
寒志須堅壁壘謀勿恃樓船西路援兵下胡為不
肯前

于是張孝起吏科都給事中孝起原名起吳江人庚午科
舉人為人孤峻無欲吳中之節節者也以張述戴為御
史改中書吳霖給中事霖欽人在中書司誥勅著勞已久
輔臣許以清華酌之為五人所抑至是始授今職兵部

部右侍郎萬翱掌兵部尚書印事翰于思文朝從刑科給事與恭士彥以偽勅卿誤金王反已亥偽授兵部〃尚書遂以尚書入翰〃城改為侍郎擬是時猶自林原任兵部尚書今授兵部侍郎〃時兩粵諸師方喪師失地朝廷不能問惟寬假之翱請於上一疏香封

梧州詩

兩粵嗟新敗朝廷波浪中守藩宜有罪司馬且論功賞極漢何勤恩叨異覺榮厭心百戰將封與爛羊同

魯可滌既為留守式耜勤累因附吳萬之覺冒陞樞貳香封之識宜有之可痛欲以諂援于諸勲也于是其捷

封宣國公趙印選開國公胡一清衛國公曹志建保國
公識者謂工公之爵祿以賞敗則百戰之將其何以酧
功式高必正蒯回陳邦傅與其附不已潛遣標將襲其
老營六月十九日必正請援于桂林留守焦璉營提兵
劉崇貴等駐柳慶遣為救援上聞之急勅邦傅諭以和
好九月初八日馬蛟麟襲破恭城灌陽曹志建戰敗先
是三月十九日北兵攻龍虎關志建敗 闖入恭城陽
朔地方將入桂林焦璉二營皆洶洶留守發犒金五千
兩命兵科吳其靁往營指諭而北兵亦旋退扎衡州志
建遂營于恭城灌陽至是再失利十八日馬進忠敗于

爪里走入武岡山中報至桂林大震焦璉兵久駐平樂其大榕江一帶皆滇營把守地此兵再薄全州滇師退自全州退榕江自榕江退甘棠渡每退必曰焦兵來桂林禁老營也初東阿侯于元燁督兵桂林有女許聘寧遠伯王永祚矣趙印選聞之強求為遂更嫁印選由是王趙成讐印選又與一清爭總統大閧一清出守榕江從事猶勞印選居城內守老營惟酒色是耽心甚不平三帥各有私情總兵在平樂猝呼不至故北兵破全州長驅入嚴關莫有堵者十月二十九日一清永祚俱入城分餉榕江一帶遂為空壁十一月初五日興安塘

報至知于初四日嚴關諸璫盡掃留守撤印送出城赴守營為城守計懸其老營不行再促之則已盡空而去一清永祚與武陵侯楊國棟寧武伯馬養麟綏寧伯蒲纓伯各家老營俱已奔竄永祚已迎降獨存守留式耜危坐府中家人盡散總兵戚良勳孫二騎以堅邀公速出再為後圖式耜叱曰爾去則去吾我去不過多活數日自古至今誰不死者但須死得明白耳良勳去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聞知城虛無人止留守在遂泅水過江直入府曰事迫矣奈何留守曰皇上以留守命我與城存亡自丁亥三月桂林頻破時已拚一死今得死所矣

夫復何言無子留守之責盡去諸同敵殺然曰友則供飯
飯再古人所獨為君子吾師頑不許某飲予遂呼酒與
共坐飲四頓左右惟一老兵不去命召中軍徐高至以
知書到卯悉付之諭令星馳赴行在完歸皇上勿為敵
人所得張燈相向坐至天明有數騎腰刀挾弓天執二
去八二人曰吾向人坐待一夕矣無容執送與偕行至請
江王府後門見孔有德有德于正月初十日居官持咨
文書啟十餘函詒留守改滇眞諸熟陳說天命指誓人
事為翻降之諸留守焚其書斬其使以聞於上及是有
德見二人至蹲踞于地拳手曰誰瞿閣部式耜先生式耜

耜曰某是也城既陷惟求一死耳有德露色慰之曰吾在湖南已知有留守在城中吾至此即知有兩公不怕死不去各斮不殺忠臣何必求死今人事如此天意可知閣部無自苦我掌兵馬閣部掌錢粮一如在前朝可耳式耜曰我大朝大臣為皇上供職豈為汝犬羊供職耶有德曰我居皇位于閣部亦非輕式耜曰安祿山朱泚而自以為王何王之賊也有德又曰我先聖之裔勢會所迫以致今日閣部何太執耶同敞厲聲曰尔無辱先聖尔不過毛文龍下走耳乃自以為聖裔耶罵語甚多不具述每一語留守為一拊掌有德慙叱左右縛之

逼令跪不屈折其兩臂傷一目式耜曰是宮詹司馬張同敞也與我同難應與我同死為淂序之有德命釋其縛還衣冠令坐兩人曰吾中國人不慣坐地呼脩來且曰汝何不速殺之殺我兩人天下事定矣有德顧笑曰副將全節獲之出幽于民居雖異室而投詩相遣有德又遣官王三元彭擴往勸諭之令薙髮不可令自請為僧亦不可曰為僧雜髮之漸也髮短命長我不為也南冠而囚終日賦詩唱和以明厥志十一月十四日式耜語同敞曰吾兩人待死四十日矣尚隱忍偷生其為蘇武耶李陵耶誰定知之同敞曰茍再卽草檄命老兵間

道馳諭集璉曰城中滿兵無幾若提勁旅疾入孔有德之頭可立致也老兵去八十里為邏卒所獲獻之十七日伋到有數騎至繫所請留守出留守曰已知之援筆作詩二首一自題一贈同敞肅衣冠南向拜訖舉手錄臨難詩與同敞唱和諸稿共一首一首置几上從容步出過同敞于道同敞曰快哉行也厲鬼殺賊詎敢忘之行至城隅見一疊石式耜曰吾生平愛佳山水此石頗佳可以死矣刑者從之遂與同敞並遇害同敞既刑屍不仆首墮躍而前者三頃刻大雷電雪花如掌空中震擊者亦三敵入為之股栗而廣州亦以是月初三日破

蕃范承恩献西門降也杜永和及諸將具率衆入海南保瓊州上在梧州尚不知東西脅陷也遂以初十日發梧州十一日至潯州而陳邦傅叛謀劫駕上知之于十二日衝雨而過凡鹵簿及從駕諸官舟在後者悉被劫掠墮水死者甚衆十六日至南寧户部侍郎陳圭迎駕遂于二十八日駐蹕南寧

予自隆武二年丙戌九月遇变陷于閩者二年匿影山中凡死于兵死于賊者十數次戊子正月聞江西反正以四月出關抵建昌而南昌已被圍遂退至新城縣

盱江感事

盱江城北亂山荒愁看城壘沙日暮楊鐵騎不綠疲
嶺北戈船無計下潯陽甲兵幕府三年俗泰豆章
門十月糧彭蠡鳥啼烽火暗人來覲見左賢王
拂廬穩帳徧西山仗鉞登陴對壘閑天馬夜嘶流
血汗鬼神陰慰見嗔顏共知漢將寅威久樹傳閑北謠慶
出戰助遠見　兇咋指還郭帥入關成底事終提兵
馬出杉關（郭帥天才自杉關從師出援）
華貢灤江梗不流兩勲旌節在虔州謂宜乘勝趨
牛諸何故攻堅頓虎頭丘嶺關風歸班籍孤城背

日作遣愁中與時異承平討議文成播上游
滕王高閣迥含烽巨壑長圍定巢重心向海天舫
日月手攜風雨歇焚龍蠟丸覲再春春王翊鈌泰重
頒大國封邑擇鑾旋誰草詔曾無涕泪洒兵農雨歎
初以陰武兮舉事詔至稱永曆二年而改豫國為呂國建武為業呂云
久之唐東信至乃于九月從閩道結伴過嶺十
月到行在覓得兒子濮祖相失三年矣喜過望
不復有仕宦之志是時摁憲袁彭年副憲劉湘
客皆素與交好見予至上驚喜方行考選核資
俸以予不及格法自予始屬吏部除膳部主事

予以閒曹無事吟咏自娛時事皆託諸篇章以見三年冬始營臨軒特與改撥廡言告予出山陰嚴公門方侯教習南雄臨工遂移驛是時倉卒聞變詔書奪午吾師一陰嚴公趣召予曰有十數勅在此子可分散同館各撰數道得如奉天詔書使諸藩鎮將士聞之皆感激泣下者為善予出呼諸子如姚子莊吳龍楨皆吳入闈署輒以寧家先告而去出皆書生素所不諳詞門李來獨撰一道又不得詳不可用閣中從者數至無已代為屬筆勉完十數勅以呈公公大

喜此說凡有大詔令悉送予起艸既至稽金壁等被掌問下獄予謂嚴公曰此輩素攻公者公宜極力救之方得大臣體公曰是也號沙濱中救不允攻五府者逆指不為五府覺且側目予予矣郭之奇謀于王化澄求為教習館師曰以職方司一席見處山陰公在上前極稱予有制誥才復引推知考選例請改修備嘗制誥上問昨榜中為推知者幾人公對僅錢某一人曾任推官上領之未幾化澄請改中書吳霖為詞員嘗誥勅予上書中堂引典制力爭之乃止吳霖

因改科員歎素與予善聞予言亦不以為嫌也五月高必正黨守素入覲吳貞毓郭之奇萬翔等郊迎四十里外欲藉兩勲以除君側之奸其意在殺五虎逐山陰而專用化澄也山陰聞之先引病注籍會高黨與戎政侍郎劉遠生同巷為同鄉召對之後過同巷舟中飲湘客遠生弟容生也與袁彭年特邨聯舟強出與見高屬教責之言甚不善而予適至聞而歎在舟急去高望見之問知為詞員而遣人邀入舟共話高固賊帥為人明慧善談吐坐定向同巷言嚴公適

柚出掌祖雷德復疏參山陰二十四大罪因為
嚴賊付同菴讀與聽〻訖變色曰此疏太過予
心知其不喜揭中称賊由因言舉朝人皆說此
公不好想應不是好人予問曰公見過與人高
曰只見過一半沒一个說他好者予笑曰為
要說他不好故來見公再朝班人甚多若某等
不要說他不好便不來見公矣且說嚴相公不
好者只為救五府也因指特郎客坐笑曰此兩
虎咸在坐去歲此時五虎攻嚴閣公無所不至
若是別人趁此下手報仇亦不為過嚴相公不

害他反去救他據公看來是好人乎是歹人乎
高悟曰君言是也然如孔夫子就錢有人參他
了乎曰孔夫子專有人參到齊國被晏子參到
楚國被子西參歷舉其伐檀削迹困陳蔡諸節
高喜曰元來孔夫子也有人參遂起候對到班
次先與諸公大辨盡反其說劉使入往窃聽云
聽不甚清但聽講孔夫子常被人參劉笑曰語
投機矣及入對悉如予言力言起恒公忠無私
宜專委任併言金堡等處分過當于是鄭迎諸
公大失望

梧州詩

僻處朝廷小虛名禮法持誰迎鄖國至不赦學東范元老盈廷謗書生一語移闕前爭論日大駭幸無所

山陰師聞之亦不知向之何以頡劃也次日師移舟平浪兩艶因小舟追及之予後至笑曰社時蕭言何追韓信今見韓之信追蕭何耶高大笑乃共邀之遂朝不散日再對予亦侍班對畢上問廷臣金堡為君子為小人無對者不遂以次日言昨承上問與有以堡為小人對者云云且

極陳其不能遠戍狀得旨改清浪衛此疏出不
惟攻侄者大恨與侄同難者亦情〻問何以獨
稱侄非小人也未幾予大病請假命下與劉滋
李來聞改編修予病益甚時梧州瘴重文安無
虞日閙桂林稍清固請于山陰師乞堂假三月
往桂林一遊自予至行在凡兩年謬蒙留守蔣
楊屢加問訊曾未識面同邑方閣學曼公以智
吴廷尉鑑在德慶相望千里携手無期兼以閣
學屢召不赴求以史局自効歸田命予要之同
來遂以七月離梧八月中秋至桂而金劉輩亦

皆在桂林時驟首于留守之幕警報當至留守公吟咏如常且曰今冬明春我與諸公且衣錦還故鄉耳此地那得有憂番公初奉楚撫之命湖州山中有松仙者授以錦囊數封諭臨危始發發則其事與年月時日皆預定也依其策行之如擒靖江守桂林因其建諸事且有成効是年庚寅祇餘一封外標庚寅元旦發之發之有孫公榮歸四字公以榮歸必錦旋也亦忽心動思其扶字將為扶櫬乎且僅餘一封又屬可疑公天性和雅頗亦信其術每深當危急之際

輙底之泰然諸將帥亦仗公從容鎮靜辛功。全功久之軍心既弛將益驕不用命而公猶以前事自恃局外者憂之

桂林雜詩

好容瞿巫相羨方秋興高為構雙桂樹新槃[築]小東皋家役尋常出詩篇唱和喜此生挂杖記不用更焦勞

又虞山歌

虞山蒼蒼日初暮松風江水濤聲合我來清秋拜荒祠丹青玉殿何寂寞胡來中國天下種冠裳無

地紛可情羣后二妃有何幸見瓏環佩妝儼然問
此事應為誰功桂林留守虞山公虞山在吳公發
路誰知此地山復同兩地虞山公皆有生平事在虞
虞山中留守桂林今五載裹帶從容草傳風 騎
再入城不破 焦侯周將參英雄焦侯三箭殪三
至今傳有射 弓兩稚卷駝為誰戰威激義公勉
精忠即令烽火閑門遏我公吟嘯遂自得諸將驕
蹇不如前公仍不失前時氣天生我公原有意內
來早授神仙記授公諸記函書開吉凶一一分明示
以兹德運意常開許公今歲錦衣還還時別卻此山

出山去更入吳中尋舊山兩山得名以人重此為
舜帝彼為仲我公相帝濟時了尋仲採藥同歸老
神仙有言不我欺應在山中侍公早方公存筆大
如椽請公勒銘虞山顛虞山千秋石不毀我書名
姓
附公傳
造張別山同敬自全州回一見稱契移舟予饒其
所居灕江草堂下每酒後悲歎慷慨自誓必效
別山無子手一大卷盡軍中所作詩文示予曰
此即余子也雖為我留之予一旦適向荊棘叢
指曰此中大佳命軍卒剗闢一徑邀余並馬入

其中大如百間屋其東壁有党人碑搨墨如新閱數百年矣今日始見蓋其謂龍隱洞也與予日擬酒其中為崇臨別以所愛小吏屬予善視之袖舊稿見贈曰聊以志畫稿之誼因欷歔泣下曰從此永別矣時事如此吾必死之予曰往時封疆受之朝廷失則死之今者以我為政我在則失者可復死則竟失矣別山曰雖然無可為矣吾往時皆兵兵敗吾不去將士復回以取勝者有之昨者敗兵猶我而走矣士心如此不死何為

桂林詩

張髯玉堂客報國老戎衣久耕沙塲場夢遂秣馬上飛書生應見敵老將讓臨戰堅卧椿江上師旋猶不歸

故予聞桂林隔而知别山之必失也在桂林稽諸熟武陵侯楊國棟素俠有氣概興寧伯胡一清身不滿五尺精悍之色見于眉間趙印選魁然雄傑然驕蹇不法惟擁姬妾自娛尸居餘氣耳

桂林雜詩

滇師教名久令知尊大詩流星遠撇至卜日上公

婚真作室家計悲傷都由思謂王寧遠稍聞胡衛國匹

馬偕聞門

十月放舟至平樂晏公先數日徙晏公寓平

西山去平樂四十里聞予至亦出同飲新興侯

焦捷幕中捷穀然有威容頗好禮是月為晏公

四十因醵分為稱觴訖同訪老姑嚴嬸伯玉子

仙迴洞薦晏公欲移家僧伯玉扂而身赴史局

也留一日出復送我于昭江遇留守次公子玄

錆字生甫自吳中泛海省覲至是始到晏公遜

與並舟而西而余獨東遣御史朱由棣巡撫方
復舟不至以十月初十日抵平浪去梧州四十里
御史前船回大呼搖手曰不可去矣上駕已南
百官倉皇隨行亂兵搶掠無可往少頃留守公
孫瞿昌文簡討自行在至去云廣州以初三日陷
矣我輩惟有西奔桂林再日晡則廣西潰兵蔽
江而下言平樂已失桂林于初五日陷矣于是進
退無路昌文奔南而西予輩舍舟入山徐作南
奔之計詎意潯州陳邦傅叛上幸脫于難諸從
官皆被刼掠墜水死者不可勝數道路梗塞莫

莫可行延留滯梧州村中自十一月閏十一月十
十二月至次年正月梧州坐四月矣二月北兵始
至大帥馬蛟麟遣官賫書幣見招避不敢出始
知曼公爲僧在梧州城曼公亦有字至言桂林
事蓋曼公送予自昭江返未及平樂聞平樂已破
其家人被執問公所在則以予同往仙迴洞嚴
伯玉家對隨發一十餘騎往仙迴而公亦遠奔
仙迴騎傳伯玉拷掠倫至公乃自薙髮僧裝出
以免伯玉遂至平樂見蛟麟蛟麟諭之降不屈
奪之以旗誘之以花帽皆不答蛟麟乃延之之上

坐禮之甚恭因請出家許之故隨之梧至梧而生甫亦竟由昭平南走至永寧州為叛民所執死于獄萬里尋親相距僅數百里不得一見而死悲哉久之聞桂林破留守與張司馬同日死在桂林者矣吳其靁以單騎奔郴州德捺被執不受官書其素中裝以免劉遠生湘客隱跡猺峒中金堡先期已投茅坪菴為僧釋名性因惟丁時既乞降即日補廣西學道不數日死予和擬道隱必死已而別山死而道隱僧頓訝之已見其上定南王書請收留守公及張司馬屍詞氣

慷慨乃信其非懼死而逃于僧者也

附道隱上定南王書

山僧梧水之罪人也承乏掖垣奉職無狀繫錦衣獄戍杖下今夏徧戍清浪以道路之梗養痾招提皈命三寶四閱月于茲矣車騎桂州咫尺階前而不欲通姓以罪人自處亦以廢人自棄又以世外之人自恕也今且有不得不一言于左右者故督師大學士瞿公提督學士張公皆山僧之友也已為王所殺可謂得死所矣敵國之人勢不並存忠臣義

士殺之而後成名兩公豈有遺憾于王即山僧亦豈有所痛惜于兩公哉然聞遺骸未殯心竊感之古之成大業者表揚忠節如出天性叙其身而且敬愛其人若唐高祖之于堯君素周世宗之于劉仁瞻是也我明太祖之下金陵于元御史大夫福壽既葬之矣復立祠以祀之其子紀法當反又曲法以赦之盛德美名于今為烈至如元世祖祭文天祥伯顏卹汪立信之家豈非興中華禮教共植彝倫者邵山僧聞嘗論之衰國之忠臣與開國之

之功臣皆受命于天同分砥柱乾坤之任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軌道實同源兩公一身之重豈輕于百戰之數哉者王既已救之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此又王見德之時也請具衣冠為兩人斂瘞公幼子尤宜存卹張公無嗣並可哀矜亟當擇付親知歸葬故里則仁義之聲王且播于無窮矣如其不爾亦許山僧領屍隨緣藁葬掩之情理亦未相妨豈可視忠義之士如盜賊寇仇然又滅其家狼藉

狼籍其肢骸而後快于心耶夫殺而公于生
者王所自以為功也禮兩公于死者天下萬
世所共以為王德也惟王圖之物外閒人不
辭多口既為生死交情不忍默默然于戒佛
究親平等之心王者澤及枯骨之政聖人擁
護綱常之教一舉而三善備矣山僧跋不能
履微遣使者以書獻謹俟谷錢維王圖之留
守既死家人盡去門下士吳江楊藝冒死尋
其身首尤未殊但以血在頸耳具衣冠歛與
張司馬同敞同瘞于北門遺僅遺人上書藝

過之日吞葉已收訖矣勿更坐枝葉此書遂

留稿邸予久滯村中

逆哭瞿張二公詩八首

桂林傳陷復登陴此日孤城望更支坐嘯但憑天意穩癡忠不信粵疆危也知鎮師空邀飼却恨焦侯遠駐師聞有七人同日死張迎以外定為誰

林生夜夢巨舟沉獨有吳郎水未侵幕下武人能脫網危時早計豈成擒可憐供帳盤飧奴猶許累囚倡和吟司馬斧臂公聲節從容激烈兩同心

仙翁捷記有元機為說扶公遺舊乘共信錦衣恩

結伴詎知馬革是榮歸慈孫收血奔難到愛子趋

庭志已遂傳說吳江揚義士窮携骸骨出重圍

天隅文物仗公存多士從龍半在門跡拙無因頻

荷薦聖明不用亦嘟恩特承休沐超予幕爲獻新

詩賞直言（公生日予詩有秋成勿使催科擾頗聽農歌一舉觴公令之流涕）回憶

虞山高宴夜桂花明月寂傷魂

負郭秋燈聚艸堂江頭送別色凄涼東齊漢楚功

難就張悌捐軀忠亮償報國亡宜留熱血完名何

咨殉危疆天涯屈指奇男子悵思雄姿閒戟行

下筆真驚倚馬奇逢君酒後興何悲雄文不草收

京檄絶命空傳寫口詩七日忍飢還唱和九原有
伴足追隨尊前怪爾須髯戰長似睢陽齒時
榕江大帥已全奔堅臥要津駐壁門好養健兒曾
吮血更無弱息與招魂老妻殘土何人葬遺稿烽
中燹毋存欸信江陵遂不祀荊州或有相公孫
立馬江頭向碧岑星岩龍隱日追尋看君搖筆須
眉動把我新詩注澤吟難後尚隨門下吏篋中長
寶故人舊同時屬和張瞿句佳韻拈來痛不任

再遣使南去訪上所在去者皆不返已聞上在
南寧諸從駕相失者先後斷集李元胤自肇慶

失守單騎入見方擬間道奔赴而孫可望遣兵入衛相傳有張護軍者酉至卯上山陰相公舟問滇封畢竟是秦非秦公曰君遠來迎駕迎駕功甚大朝廷自有特恩若專來問此是挾封也與張辨報色甚厲張不懌公遂赴水死〻一夜帰負公屍出諸岸

予遙哭以詩

乱日風聞疑至今蛮江果見大星沈青天已異捐軀志白日空懸報主心多難相依臣節苦異時不

去聖恩深中興未奏公先歿淚洒天南聽捷音
共識吾師遇主知五年車駕鎮相隨邊書忽到催
朝急密旨偽承下直遲血碧人間千載恨柱摧天
外九重悲乘輿此日景荒外左右顛危更仗誰
曾為三策籌淇事綸閣傳看亦動容廷議止知爭
祖制帝心原自慎藩封圖存國難身先殞為荷君
恩禍獨鍾門下多郎同日歿九原含笑得相從恰間
事英家同兵
制科忝出陸公門同是門生獨荷恩規諷每蒙傾
耳納詢謀偏許競情論受知不淺常躋閣相見無
時特諭闈何事違師昔來去祇今西望漫傷魂

行在大亂，予逆止又聞陳邦傳以計殺焦璉于
武清州兩其首至梧已降于馬蛟麟盡獻潯南
之地蛟麟傳送邦傳及其子陳曾禹入桂林予
遂去梧東不中道被掠既不免復回梧州將方
曼公始偕惠桂林事值同鄉彭爌為蒼梧道資
其行乃剃渠度嶺以歸至閩界聞曾二雲相國
殉節海上、
周哭之以詩

出信初傳瞿裹駕閩闕所足為継行端寧嶺表三
山近望到天隅一柱傾滄海未能容信國白頭畢

竟表其卿同時義士吞聲泣不為門牆獨慘情
冰蘖清風海內望至今遺愛話閩邦身栖絕島思
存宋夢入先朝只賴唐閩里首共臣節書家門為
為國恩亡相隨猶有雛孫在此日巢傾孰與臧
有容秉風自夏門靈光孤殿巋然存間橫海上尊
元老時事天南動至尊蠟詔來叨明主賜麻綸猶
出上皇恩新銜鶴印隨須給曾慰孤臣萬里心
昔哉謬叨漳浦薦主恩特詔試天官書生不以先
容選國士偏邪破格看一命臨參延郡幕三年窮
冀侍臣冠同時知已捐軀盡每念師恩淚不乾

自此以後上駕日南音間阻隔傳聞多不實自
有從行諸臣日記予所知者止此矣予自戊子
十月到肇慶為永歷二年二年以前事皆得諸
劉湘客之日記己丑庚寅參廁班行或得諸目
擊或得諸章奏或得諸從戎士大夫之口較他
野史為精確也

所知錄卷五

錢澄之著

南渡三疑案

甲申年南渡立國十二月有僧大悲蹤跡頗異至石城門為邏者所執下錦衣衛獄詔　部科道同法司會訊據供稱先帝時封齊王又云吳王以崇禎十五年渡江又言見過潞王其語似顛似狂詞連申紹芳錢謙益等既阮大鋮楊維垣等令張孫振窮治之欲借此以興大獄羅織清流遂造為十八羅漢五十三參之名如徐石麒徐汧陳子龍祁彪佳等皆將不免東林復社計一網盡

之孫於審詞有云大悲未是神棍故作瘋顛主使窒礙有佳陰提淺索又云豈是祭郊之鬼或為專諸之椎語多挑激上怒上甚不欲深究御史高允茲疏言大悲狀類瘋顛言同夢囈先帝絕無十二年封齊王之事諸王亦豈有十五年過鎮江之理且親藩貴重寺人驕塞如內潞王下任迎接李承芳叩首陪坐正不知有此風影否至如申紹芳錢謙益現任官居卿貳敢有異圖且此何等事而議之於聖廟耶謙益紹芳各具疏辯馬士英亦不欲窮其事遂以宏光元年三月棄大悲于市是時方有北來太子一案真偽莫辨而有偽妃童氏之事命

內臣岳尚忠錦衣衛馮可宗嚴加鞫問童氏初自河南至詭云為上元妃廣昌伯劉良佐令妻子迎候詢其始末言之鑿鑿有據良佐奏之如后以儀送至都下上不內下鎮撫拷問乃指係周王妃誤聞周王為帝故詭認再上初封德昌王娶黃氏早薨繼李氏再繼童氏封王妃生子不育洛陽陷逃民間與上相失太妃及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巡按御史陳潛夫奏妃故在上不聞於是自詣巡撫越其杰所具陳本末劉良佐以聞上大慍既至下諸獄馮可宗奏其病猶命善視之童氏在獄

細書入宮日月及相離情事甚悉云以某月日城陷爭
出宮委與鍾奉帕裹上頭諭牆而逃令急我予求可宗
為之轉達上棄帛去頓視命屬尚忠加酷刑氏稱呼姐
詈尋瘐死獄中或云在獄未死都隨不知所之而有言董氏周府宮人
逃亂至尉氏縣遇上旅邸相倸生一子已六歲賊破京
師上南奔各不相顧氏遂委身民間馬士英勸上迎董
氏入宮密諭河南撫按迎致皇子以慰臣民之望以消
奸宄之心不聽劉良佐奏董氏寔非假冒冀倫所係懇
賜曲全上諭董氏妖婦冒朕結髮朕初為郡王有何東
西兩宮據供係熙寧王宮人尚未悉其真偽朕宮闈風
化所係豈容妖婦闌入法司即示情節以息群疑覽上

諭未嘗斥其假冒但言冒朕詔旨耳則為徑妃童氏無疑豈上甚惡其失身逆案如阮侯耶士英播外訛傳謂據旅逃避后生子業已六歲劉上迎致此語太妄洛陽以崇禎十四年辛巳正月福王遇害四年耳安得有六歲者宜其不足以動上聽也至于大悲蹤跡始終不明即高御史疏詳之句〻是敗亡句〻是疑也據稱狀類瘋顛言同夢囈既入獄知當時意指不得不托瘋顛其詔詞必有駭聽之語當時不得不加以夢囈者先帝無十七年封齊王之事信妄然張孫振稱大悲本係神棍主使定然有徒豈能不諳典制而妄言自呈敗漏

殊殲中原被陷各藩諸王不及奏請而南奔者多矣賊以十四年正月陷洛陽即移兵攻汴河北路阻中州諸宗侯大抵流寓淮泗閒且今上既可以渡淮而南諸王獨不可以渡淮而南耶至云潞王下位迎接承奉叩首陪坐臣不知有此風影否潞王近在杭州承奉一召即至風影有無其要立辨況潞王方憂懼畏譏詎敢異詞何以付之嘿然不問但坐以瘋顛急誅之以安反側耶事于反側詞連東林阮大鋮楊維垣輩欲借之以興大獄張孫振古圖百計鍛鍊豈紹苦讞蓋一辨況可免焉

士英何所畏憚勸令中止上意亦何所顧惜不欲深究其中顛末恐士英未免窮殺大鋮惟恒輩固不能知也初福世子從德昌郡王以序當立士英擁戴時有以居民藏王印者取視則福王印也詢其人云有負博者持以質錢士英因物色之亡與士英初不相識果德昌耶非德昌耶但據二印所在以為世子耳甲申國變後遂擁戴正位以徼援立之功大悲者或云徽人或云齊庶宗或有見諸蘇州　橋傍者吾嘗遇齊府宗室言中州之亂諸藩流離至白下改名姓乞活者不可勝紀亦有仍稱名宗與序行輩者宗正少有[illegible]遂即去則大悲

者亦其流耶而後指為齊庶宗因誣為妄稱齊王亦以此故耶聞會當時以帕蒙其頭人不得見所供語密秘無人聞知有言其供稱曾封郡王未嘗言封齊王也若但以郡王叩闕云封鑿鑿非今而序之為妖傳致之于叔耶御史謂其語似夢囈則必深究忌諱不可以上聞者士英不肯窮治或止知德昌之當為世子猶未敢定信上之果為德昌也上不欲深究亦有自知之明耶論者言當時但使童氏得過大悲其事即明矣童氏但知德昌即位以故托詣闕未見而不知今日之德昌非昔日之德昌也大悲但知福王世子應屬德昌而不知今

上之業已為德昌也董氏既下獄加刑自言失身之婦何敢復生非望上獨聖躬但求一覩天顏訴述情事歸死掖廷夫董氏陳情愈切則天顏愈遠何不求太后召入永巷面訊之豈不惟上不可見太后亦有不可見者耶董氏既不容見則大懟之死固其所矣北來太子一案當時藩鎮督撫皆有疏力爭上雖曉諭再三至今人不見信少年狗至留都時馬士英亦未敢決以為偽但設疑三端以迎合上意而首斥其偽者王鐸也鐸不過放誕高不疑叱收黃精卑以自附通經學古者耳以方拱乾之言為據此不足以愚三尺童子矣拱乾與阮大

鋮至交且名掛從逆之案侍命吳門一旦大鋮指之入都許為演雪還其原官以拱乾之生平予之其不難新先帝之血膚而奉馬阮之素指者決矣東宮出閣去宏光之元年無幾時宣有少年于衆中望見拱乾即指彼髯者呼為方先生而東宮面貌言動拱乾反不識耶其真與偽一見立辨乃不置一語顧以講讀時瑣事為問毋論記與不記不足深論即少年所言盡是而拱乾盡以為非當時直講只拱乾一人在列寧更有一人從旁為之傍證耶蓋與諸奸熟商之以無憑無證之事坐之以偽使莫從申辨也及再審時置禁城圖于前指宮殿

若明以帝后所御居無一是證此內有左天雅官預審出語人曰即非真正深語大內事者士英初請令大璫盧九德及舊東宮內臣于識僻外處以先帝併永定之王庚申及宮廷制度語之如假冒必不能悉今既皆悉矣竊何計窮揭詆恒乃隱言于相公駙馬都尉王昺延孫王之明貌類太子因悉宮中事馬士英以其言入奏從此遂稱為王之明前晏審時未聞有是語也江南昔表從咸疏言王昺原是富族高陽未聞屠害豈無兄羣從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楚撫何騰蛟亦疏王昺陸孫何人舉發內宮王庚多此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徒

云自供悪以王之明既云係駙馬姪孫本作國戚安得
入宮備悉大內事跡之明晰似太子內廷諸璫及東宮
舊侍宦百不知曹來言及何以維垣猶知此說猶出于
維垣之口即維垣隨言時亦從徐藕庭之詞何以遽據
為定案莊士英琉有云聞東宮審眞假事不輕言語與
入識辨不可方物以與致疑此可疑五與凝臺供辨方
拱乾所當知者辨認時何不以是辨其眞偽乃取漫無
証據者而以為偽入誰信之乎北兵至豫王令少年坐
聖安工揣以此古不知存亡即使與聖安同亦從未嘗
正其為偽也吾嘗謂火恐未來不可知而決為親藩之

邵王也童氏出身不可考而決為德昌王之故妃也少
年之東宮私啟信而信其王（決派）之明也三大疑案漫記諸
此以俟後之論定者

傳疑詩

假親王

先帝甲申變激起市令與諸藩失其國羲麂徇以雅幸
免者我人居然亡命徒如何妄男子自甘冒昧誅詔
獄酷餓鍊一旦伏其辜或云福世子國破民間遁南
都新主帝匍匐趨來與徼倖得錫爵寧有非分圖
不聞雋不疑叱收黃犢車滿朝盡道經世子來

何恩

假后

福國昔破散骨月如飄蓬諸王更衣遁妃主不得

從如何安婦人鄉史庵還宮叩閣不容見鞫訊搒

掠前來反無异詞碩一識重瞳或云世子婦流落

里婦同聞王即帝位自謂匹聖躬庶幾邢夫人鄉

環得相逢不知今上誰空在囹圄中

假太子

昔聞燕京亡諸王皆陷城挾之左右隨　來無消

息如何安小兒草草來何北云是舊東宮脫身今

返國宮監無老成覯向誰說詩獨有方諸宮呼之
不敢識後云王之明拷訊巳吐寔党人為主使大
獄事誰識口東天子走群小擁登極與上同就擒
並侍宮廬側事定偕北還真偽竟誰測

錢澄之著

阮大鋮本末小紀

大鋮少有才畧萬歷丙辰通籍授行人考選給事中請流目命同鄉左公光斗在臺中望重引為同心其人器量褊淺幾微得失見于顏色急權勢喜於伐悻悻然小丈夫也天啓四年冬將行考察會吏掌科缺以次應補者方在籍有丁憂信後資無踰大鋮大鋮亦假回左公是時已轉僉院矣急招之入欲大鋮至而當事諸公意屬魏公大中以察典重大大鋮諓躁諂易淺不足與共

事也左公意逢中安語大鋮曰某公疑信已確但撫按疏久未至奈何現有工科缺出且宜暫補俟其疏至再行改題可予大鋮業心知其故詐曰可于是具疏題補工科都給事中凡再疏而命不下諸公恠之而外議喧傳吏科缺出已久不得已乃更以吏科請疏朝上而命夕以下蓋大鋮于此時始走捷徑叛東林也大鋮到任未數日即請終養歸以缺讓魏公大中與楊左諸公同掌察典歸語所親曰我便善歸看左某如何歸再揚左禍機已伏于此矣次年春難作毒徧海內大鋮所為也大鋮與同志相呼應者馮銓霍維華楊維垣等數人耳

而用以通奄者倪文煥也丙寅冬召起大常寺少卿數月即回亦心知魏奄不可久恃凡有書幣往候隨即辭其名刺出故籍奄時無片字可據但加以陰行贊道而已其時人問奄勢尚浮哉時大鉞屈指曰猶有數年蓋以忠賢年齒計之耶不意即以數月後敗也先帝即位之初舉朝皆奄餘黨東林虛無一人于是楊維垣乘虛倡議以東林崔魏並提而論蓋兩班之不謂倪公元璐于詞林中毅然抗疏極詆其謬分別邪正引繩批根維垣為之理屈詞窮而大鉞在籍既聞奄敗急作二疏遣

賫入京其一疏特參崔魏一疏爲七年合算以熹宗在
位凡七年四年以後亂政者魏忠賢而爲之羽翼者崔
呈秀等也四年以前亂政者則爲王安而羽翼王安者
東林也諭役持示維垣若局面全翻則上前疏既猶未
定即上合算之疏是時維垣方與倪公相持得大鋮疏
大喜即上之從此東林諸公切齒大鋮倍于諸奄黨矣
崇禎元年奉優旨起陞光祿卿旋被劾罷回已爲魏公
大中子學濂血疏稱大鋮實殺其父用是削奪配贖欽
定逆案列名其中十七年不能吐氣矣大鋮雖里居凡
廻方使者出都必有爲之先容到皖即式其廬地方刊
奬或相諮訪大鋮遂以參服于衆門庭氣燄依然重灼

最後有溫御史應奇者江西寧都人出都時語大鋮所知極陳向往之私大鋮聞之逢人以述淅直指語造直指在皖視事畢當謁客大鋮洒埽門巷勅庖廚音樂以俟謂出必先過我即留飲也而直指往返再經其門竟不投一刺乃大恨無以對僕御及里人矣已御史被論降調大鋮即以下石自居實不然也會流寇逼皖大鋮避居白門既素好延攬見四方多事益談兵招納游俠希以邊才起用白門流寓諸生多為復社知名士聞而惡之公出留都防亂揭以逐大鋮大鋮懼乃閉門謝客亦無造其門者貴州馬士英因與同譜譴戍寓白門

閣時失志両人者從日往返互相慰勞耳宜與相公周
延儒為髫年暱友既回籍大鋮時過其家延儒與約曰
倘得再出必起君崇禎十四年延儒再召大鋮遣使以
金杯為壽曰息壤在彼延儒召其使前舉杯囑者三仍
令持歸語使曰飲此如與尔主面鼓矣舊約不忘但今
茲之出實由東林先與我約法三章第一義即尔主也
歸語尔主倘意中有所為一人交者當用為督撫俟其
以還才轉薦我相機圖之必得當以報耳使歸大鋮以
為無踰馬士英逆者以士英請延儒入即拔士英為鳳
督甲申國變士英擁戴聖安之功實由大鋮致之也

聖安以福王踐位從前東林所爭者其有成案固大鋮可以借此發難報復之秋矣又守備太監韓贊周素與交好京師陷諸奄南奔大鋮一一招致之與言東林當日所以危福王狀諸奄入內皆悉陳于上前又極口稱大鋮才聖安意中固早有阮大鋮矣士英特疏薦起以報有德亦所不容已者而諸公攻之已甚激使併力同仇乃大鋮竟由中旨起用此又出士英意外也當時君有知变計者與士英謀出山之時俾即之節鉞以遂其飛揚馳騁之思十七年鬱結之憤未可以少抒乎及業以佐樞而給事熊汝霖乃言宜置之有用之地固已遲之

矣攻之愈急則其械愈深防之愈久則其發愈毒譬之用猛虎于阱中環而攻擊之者不遺餘力一旦跳躍而出有不遭其搏噬者矣人民聖安當塵後大鉞由太平逃奔浙東投金華朱大典大典固與同官交好方舉義婺州聞其至甚喜留之與共治軍大鉞即身任其事是時金華軍容頗盛義餉大饒大典將悉以付之義軍譁紳士公檄數其罪逐之出境大典遣人護送至江東入方國安營馬士英以國安同里先在其營大鉞善談論至則掀髯指掌國安為之傾動士英論多不合士英亦以南渡之壞半由大鉞而已居其惡意固不平由是漸

相矛盾有方端士者懷寧人與國安联宗為其記室至是以僉事銜會江頭提塘事台州推官潘映婁奄党潘汝楨子也在台徽安參杭請兵除亂值北師至遂被誅補杭州同知其家屬留台者悉匿端士所杭越書訊往來不絕大鋮于映婁氣類也因是潛遣降表于北且以江東虞寔啓聞北師在江頭為北間諜者矣一年而越人不知也故後錄用降官有阮大鋮投誠獨早之旨丙戌六月貝勒渡江馬士英方國安等走台州大鋮獨至江頭迎降蓋知馮銓已薦為軍前內院矣貝勒問軍中誰識阮大鋮者大鋮言杭州同知潘映婁係臣同鄉台

來識認可也乃檄映婁到越初映婁以己卯副榜考授
通判衢容光時冒推官謁選大鋮不知上疏引映婁為
詎猶稱其通判原衢映婁意及是渡江趨不肯進大
鋮哀懇至再乃許之曰我見貝勒惟曰臣識其面未識
其心大鋮密與誓諸神約得志日必以兩司相酬映婁
乃入見于是貝勒召大鋮至于衣領中出一紙條有字
數行蓋馮銓手書也自是大鋮以軍前內院從征急招
士英國安出降自請于貝勒願為前驅破金華以報國
恩初大鋮在金華與大典閱城至西關大典語曰此門
新築上未堅有事偹禦宜嚴及是大鋮專用大砲攻西

門々搨掀遂陷焚戮甚慘以報討檄之恨以上得諸同鄉人流寓江東之嗜大典合室赴死張國維東陽自盡大鋮訛至其宅開棺驗屍乃罷有金華府同知耿獻忠被絷至帳前大鋮遙望見之即呼曰耿父母也耿舊為巢縣令故稱父母因向内院稱其素有吏才可大用親解其縛留帳下自是獻忠朝夕不離大鋮也是時北兵所過野無青艸諸内院及從征官無從得食大鋮所至必羅列肥鮮邀諸公大暢其口腹爭訝曰此于何處得來則應曰小々運籌耳吾之用兵不可測度蓋不翅此矣其中有黑内院者滿人喜文墨大鋮教以敘偶令作詩次得押韻協

清即拊掌擊節贊歎其嘉異大悅情好日篤諸公閒間

其有春燈謎燕子箋諸劇本詞律句度曲譜即起執板

頓足而唱以侑諸公酒諸公北人不省吳音乃改唱弋

陽腔始點頭稱善皆歎曰阮公真才子也每夜坐諸公

帳內劇談聽者倦既寐有鼾聲乃出徧歷諸帳皆如是

詰朝天未明又已入坐諸帳中聒而與之語或誦其枕

上詩諸公勞頓之餘不堪其勞皆勸曰公精神異人盡

少睡休息之大鋮曰吾生平不知倦欲休六十年恍一

日也及諸公起則烹悉陳使人入饗飲益頻勑廚人以

夜備矣一日面忽腫諸內院憂之語獻忠曰阮公面腫

恐有病不勝鞍馬之勞老漢不宜騰面君可相謂令督
駐衢州候我輩入閩取建寧後遣人相迓献忠以語大
鉞大鉞驚曰我何病我雖年六十餘騎生馬挽強弓鐵
錚々漢子也幸語諸公我仇人多此必有東林復社諸
奸徒潛在此間我願諸公勿聽已又曰福建巡撫已在
掌握中諸公爲此言得毋有異意耶献忠復謂內院內
院曰此老亦太多心我知甚東林復社與渠有仇因見
渠面腫勸其在此少休息耳既知此疑即同進閩可耳
于是與大鉞同行既抵閩下皆騎按轡護行上嶺大鉞
獨下馬徒步而前諸公呼曰嶺路長且騎俟到險峻處

乃下大賊左牽馬右指騎者曰何悖也汝看我筋力百倍于汝後生蓋乐壯以信其無病也言訖鼓勇先登不復望見久之諸公始至五通嶺為仙霞最高處見大轎馬拋路口身踞石坐喘息始定呼之不應馬上以鞭擊其辮亦不動視之死矣諸公乃下馬號哭極哀急命置薪舉火焚其屍家僮因請全屍歸葬先塋諸公不能久待畀以十二金命為殮具僮下嶺求覓數十里外無居人三日後乃得門扉一扇募土人往移之則屍已潰爛露出矣〔以上詩之耿獻忠口〕耿君字伯良粵東反正擢陞司空改子冬在瑞州劉因菴侍郎舟中叙其事甚詳袁總憲特

邱茂坐爲予記之併爲髯絶篇一首大鐵髯而無嗣故以髯絶名篇也

髯絶篇

髯昔東奔婺未悖同室情婺州方舉義朱公建我旌要髯共稽旅逐杭同官衞同官爲隱忠義軍爲不平護之還江上回入方帥營馬相久在幕後至權稍輕計邀方帥歃二堅還相爭觴〻悵異志遺謀潛帰馘是時越守国降表達燕京陰以國情輸還令口增其六月口渡江長號江頭迎貝勒久將信温州書乃呈叩頭感且泣誓死報聖清招降方

與馬踴躍隨長征自請五千騎先克金華城躍馬
到城下長嘯風胡纓昔渊朱公計城西角易傾此
來直攻假花火徹天轟頂史城西彌戰及懷中嬰
耿君亦被縶坐髯氣亞英貝勒騎髯官懸褫內院
榮次第度闕喻雨酒無升堂群帥罕肉食髯至心
大喜相顧笑且駭每夜盤飧盈作歌勸師酒群帥
飲必醒爭言梨園伎南來耳髯名髯起頓足唱行
樂昔家伶有帥求學詩偶和到五更晨起歷諸帳
每談必假橫一捫面目瞠群帥人人驚訖歎往語
髯且復闌中程髯老而昔過郎防疾病攖髯門大

憂疑〻有阻其行爵官涼不欺呼去胡然前叙年
甫六十有如鐵錚〻寔無秋毫疾頗君爲我明耿
君還復命羣帥指胸盟息邀並馬走仙掌嶺峥嶸
羣帥皆按轡惟將軍馬行健步奔捷捷矍鑠聊自
鳴上嶺復下嶺頗笑　完擇忽踞磐石坐呼之日
已燈馬箠擊其首氣絶不復生羣帥齊下馬環哭
爲失救急命索火炬棊眦藏諸罌家僮搏額泣請
還附尤塋方馬隨入閩尸首妻長鯨性弱有遺遇
所志惜不成歌君新反正列爲行在卿拾未觀所
見記以待史評